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80

27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八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萨利姆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勒孔特先生

斯托比先生

芬奇先生

斋藤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里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莫伊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918)

主席：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埃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尼日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我刚才提到的几国代表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我请这几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牙买加代表霍尔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收到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内容如下：

“关于安全理事会即将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纳米比亚理事会

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二二八次会议上，决定派往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团人选如下：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邓斯坦·卡马纳先生阁下

塔尔维蒂埃先生（芬兰）

阿卜杜勒贾利勒先生（印度尼西亚）

尼钦斯基先生（波兰）

蒙特马约尔·坎图先生（墨西哥）

大家记得以前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都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参加，最近一次是去年五月三十日的第一八二三次会议。因此，我提议安理会按照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上述其他成员参加。

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我的提议。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他的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塔尔维蒂埃先生（芬兰）、阿卜杜勒贾利勒先生（印度尼西亚）、尼钦斯基先生（波兰）和蒙特马约尔·坎图先生（墨西哥）——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收到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已作为安理会 S/11943 号文件分发，信中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行政秘书摩西·加罗布先生和他的代表团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信中要求，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西南非民组行政秘书加罗布先生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议程项目中表明，这次会议是应大会去年十一月通过的第3399(XXX)号决议的规定，并经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信（文号S/11918）中提请安理会注意而召开的。

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大使。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发言。

卡马纳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首先我要表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看到你——坦桑尼亚的卓越代表萨利姆·艾哈默德·萨利姆大使，在安全理事会这个庄严机构再一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担任主席，感到衷心的愉快和满意。你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真是一个可喜的巧合。因为你个人致力于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你的充沛精力、你的卓越才能、你的外交手腕，必将在讨论这个极为重要的非洲问题时作出宝贵贡献。而且，你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贵国在反对剥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利的一切阴谋的斗争中一向站在前列。

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给予纳米比亚理事会参加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机会，并让我们在今天早上首先发言。这是正当地重视纳米比亚理事会——大会设立的这个在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独立以前负有管理纳米比亚的任务的机构。的确，安全理事会在它的第245(1968)号决议里赞同大会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2248(S-V)号决议中规定，并在其后所有各届会议上重申的这一任务，并且支持大会这项决议的目标。

纳米比亚问题现在毫无疑问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始终存在的问题。上次在这个会议厅中审议这个问题的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当时发生的事情已是尽人皆知的：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使得一个受到广泛支持的决议未能获得通过。就安理会来说，从此事情就停顿在那里。但在南非却不是这样。比勒陀利亚当局显然把安理会的僵持不下当作对它们的鼓励，鼓励它们巩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从那以后，纳米比亚领土发生的事情值得警惕，令人极为不安。

考虑到纳米比亚日益恶化的局势，和南非似乎对安理会的不采取行动感到安心，才使得大会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十届会议上，通过第3399(XXX)号决议敦促安全理事会再度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并采取行动执行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66(1974)号决议”。我要说明大会这项决议是以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数票通过的——无疑这表示大家越来越关心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它在该领土上推行的应受谴责的政策。

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是极端重要的。安全理事会在这项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此外，安全理事会还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骤从纳米比亚撤出其非法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南非对第366(1974)号决议的否定答复已载入记录，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已清楚知道。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的会议上批判分析的论题。所以我不再重述纳米比亚理事会对这件事的众所周知的看法了。的确，当安理会审议那个答复时，似乎一致认为那个答复在精神上、在实质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其实根本是南非企图用那个答复欺瞒和蒙蔽国际舆论，阴谋持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现在重要的是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有效性，并由这个庄严的机构找出执行这个决议的方法和途径。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并期待安全理

事会这一次能找到共同立足点以便采取行动。从安理会上次会议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已清楚表现出安理会有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

从安理会上次讨论纳米比亚局势以来，纳米比亚人民仍然在南非非法占领下继续受苦。比勒陀利亚政权仍在逐步加强其警察国家的措施，对纳米比亚人民采取杀戮、大规模逮捕、监禁、鞭打和其他镇压行动。从它扩大实施种族隔离和阴谋推行该领土的班图斯坦化上，可以看出它企图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它臭名昭著的无耻的国家政策，就是经奥登达尔委员会建议于一九六八年采行的所谓本土政策。

在这方面，南非决定划出百分之四十最贫瘠、最落后的土地，分派给除它们种族主义黑话称为“有色人”以外的每一个非白人集团，作为所谓“本土”。它们这种做法完全不顾大多数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所受的苦难。南非的糖衣宣传答应这些所谓本土最后可以取得自治地位；但在这种自治情况下，被迫迁移的非洲人将找不到有价值的经济资源以满足物质需要，并且将使他们的土地支离破碎，破坏了他们的领土统一和完整。

同时，这个令人厌恶的阴谋企图使南非继续控制所谓“白人区”，这个地区占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三，具有大多数矿物资源和所有的城市中心、海港和运输设施。纳米比亚总面积的其他百分之十七，包括所有未经勘测的土地和西南海岸的两个重要产钻石地区，将直接交由南非控制。

很清楚地，南非推行所谓本土政策的目的是在永久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残酷剥削和掠夺其资源，同时使大多数人民受到最可鄙的剥夺、压迫和镇压。这种所谓本土政策根本就是分而治之的政策。

关于这一点，用不着我指出，南非在纳米比亚故意鼓励部族领导的目的，就是要扼杀纳米比亚民族主义。最近一次企图欺骗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舆论的骗局就是所谓制宪会议，把奴颜婢膝甘心为南非政治利益效力的人推出来作为纳米比亚人

民的代表，授权给他们就该领土的政治和宪政前途进行虚假的谈判。把南非一手挑选的傀儡走狗说成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却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这样的政党排除在外。

这个虚假的制宪会议通过了一个“意图声明”，声明的主旨是纳米比亚将在一九七八年取得某种“独立”，成为一个松散的种族国家的联邦，并听由白人殖民者保有最有价值的土地。这项声明公然违犯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它不承认纳米比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只字不提多数人统治或设立中央政府。西南非民组已断然拒绝这种故弄玄虚的谬说。纳米比亚理事会当然也谴责这个所谓制宪会议。而且纳米比亚理事会还重申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以及纳米比亚人民不容剥夺、不可侵犯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但是最近南非为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采取的行动还不仅止于我刚才提到的所谓制宪会议，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杀戮、大规模逮捕、监禁和鞭打。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做法远过于此；它还坚决进行领土的军事化。在军事化方面，它在纳米比亚建立了一个或许是这个区域最现代化、最精密复杂的军事基地。南非在纳米比亚增派军队时，还强行驱逐纳米比亚人民离开北部边区，以便空出这个地区作军事用途。因此造成极大的混乱、损失和困苦。

南非的坚持拒绝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种非法占领是靠武装力量维持的，使得纳米比亚人民无路可走，只好用一切方式为争取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而斗争。毫无疑问，他们本来愿意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对促成和平改变的机构——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对整个联合国所表示的诚意和合作，都足以显示出这一点。完全是由于南非顽固不化，才迫使西南非民组——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都承认这个解放运动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发动武装斗争来争取纳米比亚的独立。

纳米比亚理事会坚信，只有南非认真考虑到纳米比亚民族主义的真正情况，纳

米比亚的暴力变革才可以避免。这就是说，南非政权必须尊重纳米比亚人民通过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所表示的真正愿望。南非必须适当承认西南非民组，并同意与它讨论任何真正旨在决定纳米比亚前途的行动，这种前途当然只能是通过该领土人民的自决过程而取得独立。南非继续鼓励种族领导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这种行为必将增加纳米比亚发生可怕的种族冲突和暴力变革的机会。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安理会开始讨论南非是否遵守第366(1974)号决议的问题时，我的前任——当时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曾向南非挑战，要求南非同意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一次全国选举。今天我要重新提出这一挑战。纳米比亚理事会相信，纳米比亚仍然有和平改革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一次全国选举。这次选举必须让纳米比亚所有政党，包括西南非民组以同等的地位参加，那么这种选举才是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自决行动。

重要的是，选举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因为这是唯一保证公平选举的办法。过去的经验显示出，不能信任南非，它不会创造必要条件，以便公众不受阻挠地表示意愿。南非隐瞒不了它继续控制纳米比亚的阴谋，它对恐吓和操纵选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更加重要的事实是，联合国是纳米比亚的合法管理当局，而南非却是非法占领该领土的。因此，联合国有义务对该领土负起责任。

纳米比亚人民已经在南非非法占领下受苦受难很久了。而且他们还是整个非殖民化过程中一个独特的例子。联合国对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负同样的责任。当然我们都对在纳米比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感到特别的责任感。绝不能让纳米比亚继续保留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成为尚待解决的问题。当然大家都迫切要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纳米比亚理事会相信，安全理事会将把握这个新的机会，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安全理事会至少必须做到下列几点：

第一，强烈谴责南非的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要求南非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求它撤出纳米比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第二，强烈谴责南非把纳米比亚分割为所谓本土的阴谋，和它在领土上实施种族歧视和镇压性的法律和惯例，并从而要求立即停止旨在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与领土完整的所有这种极为恶劣的行为；第三，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派军队和最近在领土内召开所谓制宪会议；第四，宣布并发出指示：为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应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以整个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举行自由选举；第五，要求南非立即郑重宣告接受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愿意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我要强调，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全国选举之前，南非必须做到下列各点：第一，在精神和实践上完全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第二，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包括那些因违犯所谓国内安全法而被监禁或拘留的人，无论这些纳米比亚人是否已被控诉或审判或未经控诉而被拘留，也无论他们被拘留在纳米比亚或南非；第三，废除在纳米比亚实施的一切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惯例，特别是班图斯坦和本土法；第四，无条件给予所有目前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充分的便利，以返回他们的国家而不受逮捕、拘留、威胁或监禁的危险。

对于所有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的人，安全理事会再一次成为注意的焦点。纳米比亚人民也满怀希望和期待，注视安全理事会。这的确是纳米比亚历史上决定性的关头。因为，纳米比亚的改变到底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很快就可以分晓了。

主席：我谢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对我个人的夸奖。

我要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刚刚收到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按照惯例和宪章与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参加讨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毛里求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想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行政书记，所以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加罗布先生，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行政书记：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荣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之职感到高兴，要亲自以同志的立场向你表示祝贺和友好。

主席先生，对我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对纳米比亚人来说是一样的，纳米比亚问题能在你干练和不懈的指导下由安全理事会来审议，实在是令我们感到喜悦，感到有希望。

让我也向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再度使我们的运动有机会在这个庄严机构的面前作证，表示感谢。

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是在西南非洲发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事态的情况下召开的，依我们看，这个局势的发展，不仅对发生问题的该区域，并且也对该区域以外的国际社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纳米比亚是非洲南部次大陆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不用说，纳米比亚的命运无可避免地与非洲南部息息相关。不仅纳米比亚的命运与南部非洲的其余部分连在一起，并且，也许是更重要的，由于南非的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创痛的所在。只要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一天，在那个区域就不会有一天平静，不会没有斗争。

历史的事实指出，南非不仅是纳米比亚并且是整个非洲南部次大陆的解放运动的头号敌人。最近，南非正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它侵犯邻近非洲国家的跳板。让我们认清一事实，南非未经挑衅而侵犯邻国领土的行径，并不象有些人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最近才有的事。不久以前，本安理会辩论过一项由赞比亚共和国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二年南非侵犯该国领土的控告，这是有历史记录在案的。即使在这件案子中，侵犯行为也就是借纳米比亚的领土进行的。

在最近几个月里，南非终于暴露了它的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新面目。我指的就是南非非法政权把纳米比亚实行全面彻底的军事化。多年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就纳米比亚军事化的激化问题一直向全世界提出警告，事实上，上次是去年六月就作过这种警告，并且我们也就这些种族主义者去年把从罗得西亚撤回的军队重新部署在纳米比亚的是提出过警告。基本上，它们有双重的目的：第一要对抗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境内日益壮大的活动；第二，为在领土外侵入邻国作准备。安理会对次大陆局势的发展是非常清楚的，各理事国当会明白，我们那时所作的控诉和警告已经因为南非自己的行动而得到了证实。

纳米比亚的军事化不只限于该种族主义政权把驻在纳米比亚的正规武装部队重新加强和部署。事实上——也许这是更重要的——此种军事化还包括在纳米比亚的各个战略地点建立新的陆空军基地。正如已经在这里说过的，全非洲大陆最大陆空军基地之一即将于下月建成，是位于距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边界南方约 230 公里的格鲁特方丹镇。

当然，纳米比亚的这种军事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南非种族主义军队对纳米比亚人的加紧压迫和不加区别的杀戮。在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三个月内，数百纳米比亚人——男人、妇女、儿童遭到杀害，因为该种族主义军队决定要沿着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边界清出一块 250 公里的“安全区”。沿着边境地区有一些村庄因为被指控藏匿西南非民组的游击队就完全被铲掉。甚至当今天我在这个庄严的机构里发言之际，由于全国各处加速进行军事化，纳米比亚人仍继续在牺牲。总而言之，该非法政权是蓄意要在纳米比亚各地建立一个精密的军事基本结构，这种行径绝不象南非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打算撤出纳米比亚的国家。

依我们看，这些事实足够证明南非的行为与它虚伪的声明正相反，它竟说不想要纳米比亚的一寸土地、乐意放弃纳米比亚，它实际上是蓄意无限期地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的每一寸土地。我们不相信南非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所作的声明，表面上假装将让步从纳米比亚撤出，我们绝不会相信这些话。

比前述事实可能更令人忧虑的并且特别鉴于最近南非在国境外对邻近国家的侵犯行为——便是南非正逐渐成为核国的这一丑恶的事实。注意世界新闻报道的人必当清楚南非能成为一个核国是因为取得西方国家的协作。因此，我们很可以发问，谁能够保证，南非在不久的将来不会象它现在在国境之外对邻近国家进行侵犯行为一样，在非洲南部次大陆造成一场核子战争。这是值得非洲国家深思的，因为假如南非一旦成为核国，则谁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对非洲的其他国家施行侵略。

本安理会是应大会一九七五年的第 3399 (XXX) 号决议的要求召开的。在该决议中，大会促请安全理事会从速开会，从而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各章和大会各项决议的规定，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迫使南非的非法占领政权从纳米比亚撤出其行政机构。我们期望安理会这次会议能使大会的这项严肃的请求发生充分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出具体的表示。保证南非迅速地、无条件地撤离纳米比亚是安理会责无旁贷的职务，这样做，方能使纳米比亚人民收回关于自决和国家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打算证明那个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政权不仅在纳米比亚而且在整个南部非洲区域使政治和军事局势恶化到何种程度。自从安理会在去年五月和六月举行会议以来，纳米比亚局势已经更为恶化。关于这一点，安全理事会对它自己有义务，确实也对纳米比亚的苦难人民负有义务，必须迫使南非履行安理会第 366 (1974) 号决议所规定的要求。安全理事会仍然必须就该决议采取行动。

在这个庄严的机构中有某些理事国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使纳米比亚问题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不幸地，它们不肯这样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的安全理事会第 366 (1974) 号决议就为这样解决方式提供了一个机会，也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基础。不幸地，南非继续保持其违抗联合国的态度，不仅藐视了安理会通过该项决议所体现的精神，并且拒绝了该项决议中的要求。当然，安理会要问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西南非民组的观点是：我们以前和现在都觉得，安理会的西方常任理事通过它们与南非的传统关系，确能影响南非，使它遵守安理会的决议。安理会的西

方常任理事国曾有过一个黄金机会，特别在一九七五年的五月和六月时，可以对南非运用影响力，使它遵守安理会的决议。遗憾地，因为西方国家决定要让非洲，事实上是让全世界尝一尝三国联合否决的味道而丧失了机会。纳米比亚西南非民组对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即英国、法国和美国那时所投下的联合否决票不得不表示最强烈的愤慨。我们的愤慨是正大光明的，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赞同我们的做法。

我们西南非民组，事实上也就是纳米比亚的一切人民，长期以来就承担了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坚决相信，纳米比亚的解放唯有靠纳米比亚人民自己来完成。我们到联合国来，事实上到安理会来，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有义务帮助我们，但也许是更重要的，我们相信本安理会以及联合国的各有关机构同我们自己是从事解放斗争的伙伴，安理会必须履行的正是这个义务，不是任何其他的事情。联合国这个组织的生机和效力也许将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受到最后一次决定性的考验。

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联合国宪章》的各有关章节还没有达到完全适用的地步，因此，西南非民组将继续坚持，只要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继续一天，联合国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摧毁那个政权对纳米比亚所施的恶毒的阴谋。关于这一点，我愿趁此机会请安理会注意载于 A/31/45 号文件中的一九七六年纳米比亚和人权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达喀尔宣言》。

我们代表团这一次请求在安理会各理事国宽大同意下到本安理会面前来听询，以便作出一个谦卑而庄严的提议，在不影响联合国以前的所有决议的条件下，请安全理事会宣告：为使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权利、对宪政对政治发展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应该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将整个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举行全国的自由选举。南非政府曾经一再声称说什么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没有得到全国性的支持。当我们提这自由选举的提议时，事实上是我们向南非政府挑战，希望仍然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方法，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全国选举，从而向全世界证明，也许向南非证明是更为重要，西南非民组确实在纳米比亚各地享有举国一致的支持。西南非民组是因为面临纳米比亚不断恶

化的局势而提出这项行动建议的，这种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这种局势是这个会议厅里三国联合投否决票所直接造成的。

在结束发言前，我愿强调我们坚持任何可能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都必须有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我们不能接受在南非控制和监督下的选举，因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留驻根本就是非法的，如果给南非机会主持无论什么选举将意味着默许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

最后，我们也要坚持，在纳米比亚举行任何选举以前，南非必须先撤离它的非法行政机构。到那时，唯有到那时，才有自由选举和公平竞争的可能。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谢谢你，主席先生，谢谢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给我们这个机会代表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人民陈述我们的立场。

主席：谢谢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代表对我本人说的亲切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马拉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让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和非洲集团表示谢意，因为有机会参加安理会的这次辩论，因而使我能够就一个国际社会极为关切的问题陈述非洲的意见。我国几内亚极为荣幸地担任了一九七六年一月的非洲集团主席。

不过，在我发表意见前，我愿指出因为看到你，主席先生，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希望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团长的歉意，因为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任务他不能到纽约来，无法亲自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在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的出色的发言后，我觉得交付给我国代表团的任务就变为简单了，因为纳米比亚问题有长久的历史，

非洲的立场是为人熟知的。虽然我不希望对安全理事会审议中的这个痛苦局势详细讲述，但我愿意把某些事件特别强调一下，并且表示一些简短的意见。

自从联合国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以来已有三十年了。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南非政权就一直拒绝把纳米比亚交给国际托管，并且根据与它一手指定的部落酋长所举行的可耻协商而对领土进行并吞。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第2145(XXI)号决议中，大会决定南非对纳米比亚——那时称为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已经终止，此后该领土将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

我们都记得，紧接着这个之后，即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大会决定设立一个理事会，由它管理该领土直到独立时为止，并立即与南非当局接触，从而建立转移该领土行政事务的程序。我们也都知道比勒陀利亚政府从此以后的所作所为。这些年来，它继续违抗国际社会的权威，国际社会一再强调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是非法的。

如同安全理事会一样，大会于是力图拟订解决这个问题的各项原则。因此，联合国在十年前就终止了南非的委任统治权，为该领土和纳米比亚人民负起了责任。在这些年头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全都徒然成为一纸具文。

关于这一点，我只需要提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全体一致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安全理事会的那项决议实在是非常明白的。它要求南非庄严宣布它将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将遵守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对纳米比亚所作的咨询意见，并且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该决议也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骤，依照安全理事会第264(1969)和269(1969)号决议的规定，把设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撤离，并借联合国的协助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该决议进一步要求南非在转移权力以前，在精神和实践上充分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取消在纳米比亚使用的一切种族歧视和政治迫害的法律和规定，特别是与“班图斯坦”和家园有关的那些法律和规定，并且无条件地给予一切因政治理由流

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充分便利，使他们得以在不冒被捕、拘禁、迫害或下狱的危险下返回本国。

沃斯特政权不仅拒绝了这些安全理事会一致认为是最底的要求，并且它还恶毒地施行“班图斯坦”政策，开始作出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就是这个政权与它的傀儡们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制宪会议，拒绝了在联合国主持和监督下举行全国选举的原则。然而，我们深深感到遗憾，法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使用它们的否决权阻止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因此它们反对了一项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进行的禁售武器的禁令。这使安全理事会面对一种局面，一方面它对南非的立场确实非常清楚，但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国家犹豫或拒绝对南非政权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有效行动而削弱了它的权威。现在南非在西方的鼓励下，气焰更盛，正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犯新成立的安哥拉国的基地，证明有采取前述行动的必要。

在坎帕拉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的最近一次常会上，非统组织要求南非把它的非法行政机构从纳米比亚领土中撤离。又要求南非尊重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要求南非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要求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代表。它进一步要求释放一切监禁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政治犯。

非统组织也谴责了南非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军事机构，谴责了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身上的所谓制宪会议。非统组织向一切会员国呼吁，请它们严格地遵守联合国的决定，阻止对南非占领下的纳米比亚作出任何投资。

大会在第三十届会议上通过了第 3399(XXX)号决议，在决议中大会承认纳米比亚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建议许多措施使联合国能充分负起对该领土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大会迫切地请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并且采取必要措施来执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第 366(1974)号决议。

我们愿意相信安全理事会将负起它的全部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纳米比亚人民关于自决和国家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 3399(XXX) 号决议里要求安全理事会恢复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并通过了为执行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曾经一致通过的第 366(1974) 号决议所必需的措施。

关于后一决议的执行问题，安理会已经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六日间开过会；可是，我们知道，因为当时唯一提出请安理会批准的决议草案已经遭到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所以安理会无法作出任何决定。

不过，在通过第 366(1974) 号决议上所表现的一致态度曾经带来一线希望，这希望就是安理会最后终能承担《联合国宪章》所指派给它的责任。我们知道现在绝无必要回顾这些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安理会中某些主要理事国在几个场合上已经有机会详细说明这些责任并强调过它们的重要性。使我们深感失望的是发现安理会虽然认识到一种危害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情况，竟然还是动弹不得；虽然安理会在估计这个情况的法律、政治和人道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可是却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本组织自创立以来，实际上就一直很关切纳米比亚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再对这个问题的各种因素作冗长无味的重述。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已经批准的大会决定，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已经终止，因此，南非对该领土的统治是非法的。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国际法院意见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点。因此，安全理事会在它当然包括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决议在内的许多决议中已经要求南非“采取必要步骤……实行撤退它维持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当然，我引用的完全是安全理事会的字句。

既然南非拒绝遵守这项要求，首先它就没有履行它在成为本组织会员国时自愿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义务。它不顾全世界已经一致强

烈表示的反对而仍继续采取顽抗态度，还是依然故我的事实根本就反映了它对国际大家庭的蔑视对本组织的违抗。

此外，我们知道，比勒陀利亚当局对待联合国的那种行为十足表现了他们对所有旨在打击丑恶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定所作的顽固抵制。因此，当南非表示支持《联合国宪章》时，它承诺遵守《宪章》的精神和文字，承诺同所有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尊重基本人权、人身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权利平等的更公正的世界时，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同国际大家庭对立的非法政权。

南非占领纳米比亚不但是非法的，而且也是危险的。这种占领有其危险性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发展领域，使不属于南非共和国的领土的人民受到这种政策的压制。正如我们所知，这种种族隔离政策的唯一目的到处都一样，那就是，要保证白人在开发该国富源上占有优越地位，并由白人独享一切好处。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统治为了能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军事上和战略上控制着整个非洲大陆南部地区，所以对所有其他因而受到威胁的非洲国家也构成同样严重的直接危险。目前南非武装部队对安哥拉的干涉就是个例子，证明了依赖侵略行为并依赖广为人知的重要军事力量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如何实际地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不过，安全理事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确认种族隔离政策的有害性和丑恶性或确认有必要尊重纳米比亚非洲人的权利问题。安理会已经通过的有关此一项目的许多决议已经充分显示，安理会的意见同国际大家庭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是安理会各理事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迫使南非遵守已经通过的决定。安理会的权威和它在国际大家庭所有成员中的信誉面临到存亡攸关的考验。

安全理事会在呼吁南非从纳米比亚撤退并将它从国际联盟得到的委任统治权交给联合国遭到失败后，安理会曾经试图用委托秘书长执行情报和谈判任务来改变比

勒陀利亚的顽强态度。不幸，我们都知道这项工作的唯一后果是使安理会进一步证实了南非仍旧顽固蔑视本组织的决议，仍旧顽固推行事实上最后造成纳米比亚和南非共和国合并的政策。

多年来安全理事会为了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曾经采取了各项特别针对南非经济利益的措施。因此，安理会在各项决议里曾经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同南非建立任何表示承认它对纳米比亚享有权力的关系；务使它们的公司或由它们控制的公司终止可能同纳米比亚商业或工业公司或特许权之间建立的一切关系；不要向它们的公民或公司提供任何可能用于促进同纳米比亚的关系或贸易的贷款、信用担保或其他财政支援；劝阻它们的公民或公司不要在纳米比亚投资；对于这种在纳米比亚的投资不提供任何以防纳米比亚未来的任一合法政府都可能提出要求的保障；并设法阻止前往纳米比亚的旅游活动和移民。

除了说所有这些措施最后都毫无效果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如果本组织所有会员国都恪守这些措施，这些措施不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因为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本身的理事国就违反了这些建议；这些理事国同南非的连系对它们来说无疑太重要了，重要到能使它们忘了它们对世界大家庭其他成员所负的义务。

大会年年都致力于谴责南非的纳米比亚政策和它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指责都毫无效果。因此，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才决定不让南非代表团参加大会工作。不过，某些大会成员国，其中当然包括某些迄今一直拒绝遵守安理会各项决议的国家，却批评这项获得大会极大多数会员国通过的决定。不论过去和将来人们对大会这个立场有什么意见，这项孤立南非的决定是到目前为止本组织按照它的原则和规则采取的唯一具体措施；这项措施可能会得到实际效果，而且会使一个开始怀疑它自己的使命的机构受人尊敬。

大会采取的这项措施所包括的范围当然是有局限的。可是，《宪章》却规定

了适用于保证遵守国际法的更有效的其他措施。安全理事会是实际负责采取这些措施的机构。我们可以了解安理会某些理事国为什么不立即采取《宪章》所载的严厉措施。我们还了解它们不会利用这种观望态度来掩饰它们暗地里同那个违法的国家狼狈为奸，并且掩饰它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忽视国际大家庭的更大利益的行径。

可是，我们认为，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采取这种犹豫不前的观望态度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的。安全理事会已经一致谴责了南非的态度；另外，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已就将采取的行动，也制定了极为明确的目标。可是，去年六月间有几个常任理事国竟然反对一项以采用具体措施执行第366(1974)号决议规定为宗旨的决议草案。

我们又会遭遇到同样的情况吗？我们认为，使曾经发生的事再度发生对安理会的尊严和国际关系的前途来说都有极大的害处。那些曾经赞成第366(1974)号决议，可是又对执行该项决议的决议使用否决权的国家当然必须提出它们认为可以执行以前的决定的措施。当它们同我们一起谴责种族隔离时，我们很相信它们；当它们表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行为的时候，我们很相信它们；当它们同我们一起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领土时，我们还是很相信它们。可是，既然如此，它们就不应该同时却又逃避责任，竟然系统地采取否定态度，拒绝参加已经提出的所有旨在强迫南非遵守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措施。或许它们会向安理会提出更好的办法，以便使我们同它们合作，最后可以实现我们珍视¹，而且它们也庄严表示同样珍视的目标。无论如何，我可以向它们保证，当它们提出更好的办法时，无论在安全理事会或其他地方，我们都是最注意听意见而且最迫切希望取得了解的听众。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毛里求斯代表。我请毛里求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你主持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允许我在此发言。

我们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是承担着极为重大的责任；这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国际大家庭争执最久的问题，也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我们都知道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致力于履行它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的漫长历史，它们起初是根据委任统治权的办法，后来又按照国际法院的意见行事——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里曾宣称联合国应该直接对该领土负责。

大家都知道，南非的阻碍和使用武力已经使联合国和世界人民履行这些责任的企图遭到失败。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看到纳米比亚境内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军事集结，目的是为了想在纳米比亚境内打垮人民反抗该非法占领政权的运动，同时也是为了要对邻近的主权独立国家安哥拉横施武力干涉。我们可以回顾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书明白禁止任何纳米比亚地区军事化。由于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沃尔维斯湾城镇和卡普里维地带的卡蒂马穆利洛基地驻军，这项规定经常受到蔑视。不过，如果同南非武装部队的大规模集结，特别是在纳米比亚北部的集结相比，这些驻军行动就相形见绌了。新基地已经建立起来，其中最大的是格鲁特方丹基地；这些基地的作用是作为目前南非部队和飞机对安哥拉进行粗暴侵略的跳板和补给站。

这种利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对安哥拉进行侵略的行为已在该地区造成一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这特别是因为它使外国在各方面干涉安哥拉悲惨的冲突的程度更为严重。我们现在所知道十一月间由基地在纳米比亚的南非武装部队编队、装备和指挥的一支装甲纵队的干预已经突然打破了安哥拉人民自己在安哥拉实现独立以前建立并且主要是由自己决定的力量平衡；要知道由于维持了这项平衡，才成立了罗安达的强有力的负责政府，这个政府是我国政府和非洲统一组织多数成员国政府所承认的安哥拉的合法政府。我国代表团认为，因为南非已经公然在纳米比亚边界上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行非法的侵略行动，所以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强制占领行动已经成为一项极为迫切的事。在终止这种占领之前，南非的侵略将继续不断地威胁着非洲。

我要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今年一月初在达喀尔举行的一个有关的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和人权的达喀尔宣言》。我特别要着重指出该宣言中强调处理南非占领纳米比亚的紧迫性的一些规定。例如，该宣言宣称：

“南非的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是对南部非洲、整个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威胁……”

“南非最近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实力，作为巩固对该国的非法占领和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反抗的手段，这种行为必须加以谴责。而且，它又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基地，就象目前在安哥拉的做法，加剧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种做法必须立即停止……”

“一切进步力量还必须公开谴责并明确反对某些国家给予南非的军援和经援。跨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军火销售、核合作协定和经济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同种族隔离政策狼狈为奸的罪行。”（A/31/45，附件英文本第3页）

关于供应武器和装备并且从本国派遣外国雇佣兵或军事人员，供南非从它在纳米比亚的基地干涉安哥拉之用，已有若干国家受到严厉的谴责。我国代表团要质问那些据报已参加这种非法占领或在解释自己立场时已公开承认确有勾结行为的国家。我特别要质问一个核大国；这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总统在他最近提交给它的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曾经提到该国业经广泛报道的干涉安哥拉行动。我还要表示关切安全理事会另一个常任理事国不顾据报事实上南非人在他们目前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冒险活动中已经使用它所提供的直升机和飞机，仍然公开出售武器。另一件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还有一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已向南非出售显然将用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最现代化的电子侦察系统。据报还有两个西欧国家已将外国雇佣兵和武器用于同样的行动。再引用《达喀尔宣言》中的话：

“现在是时候了，非洲国家应当向以这种方式支援南非的国家明确宣布，如果它们继续这样做，就不能保持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同上，第4页）

过去几天里曾听到未经证实的报道，听说南非部队将会退出安哥拉的冲突。虽然我们高兴听到这种可能行动并且主张应该立即实现，可是，就此问题，我们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保留。首先，南非部队撤退到纳米比亚绝不等于解决了该地区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问题。南非必须做到完全撤出安哥拉和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这片国际领土。

可是，即使南非退出目前的作战地区——或某些人所称的非行动地区，南非部队可能并不打算撤退到纳米比亚边界那么远。联合国秘书处听到的南非报刊和其他地方的连续不断的报道都显示南非政府竟然打算并吞安哥拉南部的大片地区，它的借口是，它有权利占领库内内水坝计划地区，并且也是为了确保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以抵抗纳米比亚西南非民组解放运动的武装反抗活动。为此目的，南非已经拟订了将大约六万人逐出边界地区的计划。

安全理事会根本应该考虑到南非占领政权的这项公开的意图，并随时准备在实施该项计划时，即行谴责南非政权。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同南非政权的公然宣传正好相反，库内内水坝同纳米比亚非洲人民的幸福毫无关系。事实上，该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从安哥拉境内获得水和电力，以便加速对纳米比亚自然矿物资源的掠夺。这些电力将用于罗辛的大规模的新铀矿；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和一个目前正好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亚洲国家的一些公司利用一九七〇年所订大量预购合同来支持这项提炼工作；安全理事会的一个西方理事国和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安全理事会已经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在该被占领领土投资，并且劝阻它们的公司和国民也不要这样做。我几乎不必再指出加速采矿工作，掠夺纳米比亚不能替代的资源等于是直接违反安全理事会以前的各项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大会所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的法令。

因此，我要强调，不但库内内水坝计划是对联合国的权威和在纳米比亚维持国际法的进一步挑战，而且南非想占领围绕库内内水坝的安哥拉地区的意图也是一项悍然的挑衅。我们必须对南非政权继续进行这种非法占领的计划保持警惕；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对安哥拉的占领就象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一样，都应该受到国际大家庭的谴责。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请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西欧常任理事国政府和它们的盟国政府表明它们对南非利用纳米比亚这块垫脚石占领安哥拉领土这种行径的立场。

主席先生，在我结束发言时要向你保证我国政府充分支持立即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鉴于促成南非退出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迫切性，安全理事会在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国际法基本观念上必须采取联合阵线。我们要求在纳米比亚举行由联合国监督管制的选举。联合国在其他各地曾经极顺利地举办过这种选举；唯一会阻碍这种纳米比亚选举的将是南非占领政权在可能同其他国家政府串通的情况下，利用它能够运用的一切力量作后盾，采取不妥协态度。我认为，以各国政府对全世界实现民主和促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并进行自决所作的承担义务来说将要提出的草案的表决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